

短篇小说集

陈金山 著
苏效明

借我一双慧眼

jie wo yi shuang hui yan

中国文联出版社

● 短篇小说集

借我一双慧眼

陈金山
苏效明 ▶ 著

645

目 录

第一辑 血之光

- 血 光(3)
交 锋(14)
生 命(18)
炒股诙谐曲(23)
风水先生(31)

第二辑 烛之火

- 吴校长(47)
股老师(50)
膨 胀(53)
普法考试(55)
相向与相背(57)
借我一双慧眼吧(60)

老游的手机(62)
 与名字有关的……(65)
 投桃报李(68)
 校园扫黄(71)
 不再孤独的孩子(74)
 挖思想根源(77)
 疯子(80)
 铁嘴(83)
 难题(86)
 表格(88)
 祈求(90)
 算命(92)
 联欢(94)
 大男人(97)
 生命的代价(100)
 谐音(102)
 应酬(104)

表文曲

群一第

(7) 游 血

(8) 游 交

(9) 游 生

(10) 游 游 游 游

(11) 游 游 游 游

第三辑 恶之花

群二第

口算家(109)
 青出于蓝(112)
 病号(115)
 推诿(117)
 以德报怨(119)
 飘逸的彩裙(121)

(12) 游 游 游

(13) 游 游 游

(14) 游 游 游

(15) 游 游 游 游

(16) 游 游 游 游 游

(17) 游 游 游 游 游 游

眼 睛(123)

批 示(126)

人 才(128)

“三圈”故事大奖赛(130)

娃娃鱼(132)

今天不学习(135)

后 窗(137)

少女与男婴(139)

人不及鸟(142)

闹洞房(144)

与蚊对话(147)

墙啊墙(149)

会员之家(151)

金点子(154)

三封家书(156)

祭 品(159)

一丘之貉(161)

出奇制胜(163)

“无知少女”(166)

宁“醉”不屈(169)

兄 弟(172)

天 相(175)

第四辑 善之果

生命的平台上(179)

墨 宝(181)
 名 片(183)
 酒瓶的故事(185)
 挑 高(187)
 怕老婆的男人(189)
 报 答(191)
 花 园(195)
 事与愿违(198)
 忏 悔(200)
 电梯里(202)
 华灯初上时(204)
 报 复(207)
 寻找那一个名字(209)
 酒君子(212)
 特殊乘客(215)
 最深刻的印象(218)
 郝科长(221)
 拉开窗帘(224)

后 记(227)

第一辑

血之光

在举村大哗声中，
我的智慧之门一下子洞开，
面对充满野性，光怪陆离的大自然，
亦人亦魔亦神的混沌的世界，
我完成了成熟少年的落冠仪式。

血 光

闽西山区的夜来得早。

天很凉，很静。土楼前一大片水塘早已枯死，干裂。长一溜两人高的蒿、苇，养几只懒洋洋的石蛙。

喑、喑，蛙鼓稀稀疏疏。灯火都被掐灭了，黑夜像石磨一样压得土楼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

几十双惊悸的眼睛闪在了厚实的石窗后，默默地等着。

黑夜仿佛被什么捅了一下，一只玉笋憋足了气力，一点一点向上拱着，石磨被掀翻了，满地的清辉，一弯瘦瘦的月儿勾在了苦楝树上。

还是来了，一阵骚动，从天边，从屋顶上，从站得发麻的脚底下的地心深处汨汨地透出来，虽然那么轻微，但粗手大脚的山民还是感觉到了。

是豺狗的嗥叫声。

沙沙沙，沙沙沙，四面八方卷起了一团团肃杀之气。

晶晶点点的，无数绿莹莹的磷光忽隐忽现。蛙鼓退场了，能听得见利爪刨地格格的响声，还有半尺长的红舌头一吐一吐的喘息。

月儿猛地跌落深渊，从更远的地方，也就是大队林场，腾起了一片血色，仿佛是火烧山一般，红得灼目，红得令人室

息。

一夜惊梦，都源于那只脱铐而走的母豺狗。村里没有被梦魇压垮的，也许只有3个人，一个是葫芦古，一个是烂嘴四六，再一个便是我了。

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没资格插队落户。还是随着摆剃头摊的父母，“下放”到了山县云坝公社牛牯岭大队，同去的还有四姐。

此地毗邻广东，两省之间鳞瓦相接，鸡犬相闻，唯一明显的分界是一座拱石桥。桥东，顺山道而行，过了3个竹亭，便有一座双层土楼，住百来户赖姓客家人，守着密林间鱼鳞点点的望天田，收几抱高高矮矮的单季稻，摘几颗弯弯长长的四时豆。

晒谷坪上鸡飞狗跳，我的房东葫芦古又在发威，他掌风如刀，一劈，一抹，向俏鸡嬷作挂刀式冲击状的澳洲黑大雄鸡在半空中连弹了几个筋斗，跌落地上，已是一滩血肉。

我吓了一跳，两步窜上了二楼，从簸箕大的窗洞往外瞧，“不管他”，赶上楼的四姐把我护在身后。葫芦古与追来讨个说法的烂嘴四六争吵的古怪嘶叫声掀得土墙土尘粉簌簌直落。

葫芦古最好斗，力劲大，脖子同小禾桶一样粗壮，可惜是个哑巴。知青们推测，是近亲婚配所造成的先天缺陷，但当地人都说，葫芦古本不哑，是他阿大逼哑的。

我一直认为这场争吵蓄谋已久。先是烂嘴四六穷开心，指着烟叶架下刨食唤雏的鸡嬷，比比划划：“葫芦古，你妈呢？”然后是葫芦古为捍卫男性尊严的怒骂，而这一切，自然在一双美丽的眼皮底下展开。

葫芦古的妈早跟个广东人跑了。

嘀哩哩，青草刚泛起新鲜的味儿，一支唢呐攀着高高低低的云脚，吹得人心发慌。

胡芦古弄不懂，从这支唢呐撞进了土楼后，阿大和阿妈的脸就灰灰的，长长的。以往，夜间，老樟木床总把胡芦古摇醒：阿大和阿妈摔跤总是阿大赢，后来，瘸腿阿大就败下阵来，最惨的记录是被蹬到床下。

唢呐手有一把神奇的刀，因为这把刀，他像英雄一样，被人群簇拥着，走东家，上西家。

胡芦古不喜欢这把搅得猪群怨气四起的刀，却喜欢他手中花花绿绿的珠子糖。

“糖甜么？”

胡芦古点点头，把5个泥指轮番嘍得滋滋响。

“外面的世界才真正是糖捏糖吹的哩！”唢呐手便得意，尖嘴更尖，拱得阿妈羞羞地笑。

阉猪人的唢呐声把坚实的土楼捅出个血淋淋的窟窿，从此，胡芦古连睡里也不喊妈。

胡芦古心里藏着两个人。

不是烂嘴四六，烂嘴四六常爱在我面前消遣胡芦古。

胡芦古是不长心眼的石碾子，不认主人，只认力气。割起禾来，别人一趟7行，顶多12行，他那簸箕大手能拢得住20行稻。

没人敢与胡芦古比犁、耙，犁、耙是真正男人把式，我只能跟着村姑学着耘田，用锋利的脚掌把水田表层的锈水、杂草铲翻。隔队知青点20几名少年家，能犁能耙的也不过2人，吴兹正和力哥。

胡芦古胸膛挺得周正，小禾桶般壮实的脖颈泛着紫药的光彩，沉重的耙子在他手中，好比小姑娘的桃木梳，在水田里梳过来，梳过去，身后水平如镜。

但胡芦古和烂嘴四六的比试不在田里，而在妇人家的心里。

不早不晚的，烂嘴四六又在收工前一刻悠悠赶到。他指指宽宽的河，拍拍葫芦古的肩，比比划划，倒大杉似的，沉进了水里。

葫芦古仰天吼了声，肩膀一拱，也扎进了水底。

烂嘴四六就从蛤蟆石边摸了上来，悠哉悠哉地向河上的独木桥走去。水里，葫芦古的青皮脑壳一沉一浮，认认真真比划着狗爬式。

葫芦古一直弄不明白，凡事烂嘴四六总在前头灿烂地等着他，左右跟着一群笑笑骂骂的姑娘家。

烂嘴四六有枚红太阳像章，瓷的，巴掌大，端端正正挂在胸膛。葫芦古没有。

四姐告诉我，烂嘴四六是公社会计的5舅子，写得一手好诗，可惜我记得的只有几句，好像是“人小心红是学生，每天出工他争先”、“看别人是豆腐渣，看自己是一朵花”。当县里“挥手前进”的塑像竣工剪彩时，烂嘴四六还代表公社发了言。

葫芦古和我一样最佩服的是厦门来的知青大侠吴兹正。我们常到知青点去。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缺了谁就演不成大戏？”

黑脸宋江？白脸吴用？青脸杨志？我自认为比山里人见识多，抢着回答。

“鼓上蚤时迁！”兹正便很得意，笑得山响。这时，葫芦古就似懂非懂地嘿嘿地傻笑。

葫芦古真正心服的却不是烂书里的羊屎豆。一次比劲，葫芦古咯咯的只3刀，就把碗口粗的红木树攒倒，而吴兹正就那么一掌，准确地说，再加个摇肩颤胛的动作，挑大梁的檩子竟生生断为两截！我坚信葫芦古是第一次从心里发出灿烂的笑。

我四姐本是厦门四中一枝花。在大街上演李铁梅时，不要鼓点，不要丝弦，也不要脂粉，随随便便那么一站，保证观者

如堵。现在，她上了大队的广播站。

知青不比农民，缸底有米就穷吃一顿，囊袋如洗便驾起量天尺，四处闯荡找朋友。也不比爸爸的一把剃头刀，走走、歇歇，山里人讲情义，没进门先搁担干柴、木炭，或者几捆长菜、一碗煎板、糍粑等等。

中午还在吃蒸饭，胡芦古照例大大咧咧地来了，熟了，彼此也不用点头。胡芦古照例侧着身，蹲在门前，眼角似笑非笑，耳朵似听非听，只是拨弄着石瓦。饭桌边轮不上他，烂嘴四六束着武装带，唾沫四溅地追溯着红色家族史。

突然，胡芦古拧起腰，脖子根涨得通红，大踏步走了，剽悍的肩膀一高一低。

“随他去。”爸爸头也不抬，只顾小心翼翼嚼着干长菜。大海碗的烤泥鳅归我。

妈妈却有些不安：“胡芦古起癫呐。”几天前，胡芦古拖来了两裤腿泥浆，泥鳅滑溜溜地钻得满地都是。妈妈心软，就让四姐帮他把衣裤洗了。

这个历史性的错误改写了我家的命运，本来，全家已被获准，迁到公社所在地开剃头铺子了。而可怜的四姐啊，如今，牛牯岭已成了水乡泽国，每年中秋，她的一颗不灭的魂灵会从水面上升起来，寻找蓝海洋上空的那一轮满月么？

30 几的胡芦古像进行古奥运圣火交接仪式那样神圣地接过了晒干、叠好的衣服，我至今还刻骨铭心地记得他那一刻眼神：既古怪迷离又灼灼如电，而那刻又使得妈妈在背负罪孽的残喘中一直走完她的后半生。

下午，胡芦古给我抱来了一对小豺狗，乳臭未干，缎子一般的茸毛，眼睛还未睁开，嘴巴甜滋滋地咂巴着。只是月儿升起时，才呜呜地笑。

“天出血。”脱帽四类分子、看管牛棚的瞎子炳公掐着长长短短的 12 只手指，烂眼角沤起鱼肚白，痴痴地瞅着远方。

炳公的孙女、五七中学的同桌奔喷偷偷告诉我，自唐朝中叶，客家人祖先从中原南迁至此，血光隔30年出现一次！

烂嘴四六不信，因为他手里比别人多了根“臭铁”；胡芦古不信，因为他肩膀上端着颗敢撞破天的石疙瘩脑袋。而我，不比父母，一天到晚，把全副身心封锁得像一颗米粒，命运的花麻雀仍随时会来这么致命一啄；也不比四姐，早早冷落了《桃花扇》、《葬花词》，枕头下，是一部揉烂的《第三帝国的兴亡》。

“迷信，迷信。”我哈哈大笑，“火烧山我倒见过，也堵过截过。”

奔喷急得跺脚，拍胸，抹眼睛：谷桶底下偷藏的一部《山县志异》就有骇人的记载——

“一轮杲日久久不落，夜9时许，其道大光，红云自地心喷发，势如血崩。汀河红里透紫，紫中带黑，死豕烂犬沉浮其间，恶臭无比……血光之后，瘟疫盛行，有豺狗当道，人立而啼……”

并非我有过人的记忆，以上的片段是数年回城后，我从著名知青作家谢秋水处借得此书摘录的。

山里的豺狗却一直保持着远古祖先的清高狂傲之气，不达目的决不回头的倔强，以及等级森严的宗系制度，使它比人类更早踏入了“父系社会”。

据说，豺狗出猎，方式有二，一是集团战术，轮番轰炸，连虎、豹等都望而生畏；一是个体作战，此类豺狗叫“独豺”，或为灭门之后，大浩劫淘洗的最优秀品种，或为离经叛道的异己者，风格诡谲，性情凶戾，智慧超群，个头较一般豺狗大2倍，力量的等级已属虎、熊之列。

胡芦古的阿大大名石敢当，方圆数百里山区一等一的捕猎高手，曾对眼穿杀过5只华南虎、17只土狗，徒手放倒的发

情的野猪不计其数。

夜黑风高，林深苔滑，石敢当揣着日本快枪，猫在千年古樟树洞里，坐等天明。

沙沙沙，豺狗群出现了，钢刷般的尾巴横扫而来，火星迸飞。

这一夜，也不知有几十条豺狗撞到石敢当的枪口下。

有惊无险。石敢当自觉索然无味，而对大树挤几滴晶亮的水珠。

不好，黑暗之中，石敢当感到背部一片冰凉，凭感觉，他能判断出偷袭者是只“独豺”，而且是怀崽的母豺狗。

果然，凌空而来的致命一击证实了石敢当的判断，0.1秒的延缓，石敢当以一个狗拳的地趟动作，化解了险招。但右腿同时被豺狗的钢尾剪断。

放枪已不可能，当豺狗的森森利齿近在眉睫的刹那，石敢当飕飕连捅了十几刀。

溶溶月色中，石敢当分明看到那被捅成烂筛子的母豺竟从胎动的血泊中站了起来，幽幽的眼光中透出不可战胜的神力。石敢当惨叫一声，弃刃而逃。

用武家的行话说，石敢当“尿了”，从此废了武功。

村里对豺狗的议论更加沸沸扬扬，议论的焦点便是两个小豺狗。

一连3个晚上，失眠的妈妈都会被拨弄门闩的声音惊醒，起身一看，有人影堵在石窗上吃吃地笑，她唤醒了爸爸，操起竹担猛刺，怪，晒谷坪空空如也，月色如洗，秋虫唧唧唧唧叫得安祥。

两个胖乎乎的肉团甜甜地趴着，眼睛若睁若闭，噜噜地咂嘴。

“豺狗会使邪术儿呢，”四姐面露恐惧之色，几乎是哀求，“放了它们吧！”

村东赤卫嫂的公牛死得极惨。那豺与横着关刀大角的公牛斗，决不是对手，它就作家狗的聊耍模样，这儿搔搔，那儿挠挠，再用舌头亲亲牛腩，牛就痒酥无比，就翘尾巴，暴露出要害部位。豺狗顺势掏牛腩，用利爪掳住肠头。牛负痛狂奔，奔得越快，肠子拉得越长，直到五脏六腑尽被掏空。烂嘴四六又添油加酱，桌子上，摆着厦门的猪油渣、虾米皮，汤里有鸡卵，油星子一晃一晃。

烂嘴四六不住地吸牙慧，吸出了鱼刺，凑在鼻尖上瞅瞅，再抹在桌上。“怕妈个，有我在。”他举起“臭铁”，拉动枪栓，瞄着小豺狗作射击状。

我从心里不服烂嘴四六，干枝胳膊，加一张唬人骂人的烂嘴而已。葫芦古才够雄，从树洞里掏回了小豺狗，脱下裤子扎了，颠颠地就回家。毛茸茸的两只爪搭在肩上，他头也不回，若一回头脖子准被咬断，一反手，倒将母豺的脖颈箍得铁实，就背尿素一样把豺狗扛回家中，用铁链拴了。可惜，母豺还是脱身而去，说来也怪，母豺狗竟生生咬断了整只胳膊！

在我的少年时期，曾有两件事使我对人格、人生的观念产生了根本动摇，一件源于某篇小说里两个迷途人的遗言，她对他说，喝吧，喝我的血吧——只敢吃羊的狼连狗都不如，只有喝狼血的狼，才能同沙漠灰豹搏斗。另一件则是我亲眼所见，那就是小豺狗之死：大概是在葫芦古活套豺狗的第四天早上，天才蒙蒙亮，四姐就神经兮兮地把我推醒，她凑在我耳朵紧张地说：“小豺狗死了，小豺狗死了，小豺狗死了。”

真的，两个小豺狗双双七窍流血，已经僵硬了。铁链被啃得齿痕斑斑，母豺狗努力过。

地上剩半条“尸老腩”，尸老腩是一种恶鱼，当地人传为死人的腩所化，剧毒无比！常被网了，做为毒饵，杀偷鸡的山猫、黄鼠。

烂嘴四六的推理是：一、小豺狗吃了尸老腩，中毒而死；

但它们尚未“断奶”，故绝不可能；二、母豺狗玩命地吃了尸老臊，再用毒奶毒死了小豺狗。它不忍心小豺狗遭罪受辱！

在举村大哗声中，我的智慧之门一下子洞开，面对充满野性、光怪陆离的大自然，亦人亦魔亦神的混沌世界，我完成了成熟少年的落冠仪式。

秋风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再过一夜，便是中秋。爸爸特地让叔公从厦门带来了一大纸箱的鱼皮花生、贡糖、花生角、寸枣，还有好几盒庆兰馅饼。爸爸、妈妈开了长长的名单，都是本地的实权人物，如队长、支书、赤脚医生、会计等等，当然，首席是烂嘴四六。

以往的几个中秋，我必到知青点去，一声不吭地“叨陪末座”，看他们咋咋呼呼，赌饼、喊拳、谈女人。最有声色的是吴兹正说古：讲本门的祖师是如何如何了得；父亲志伯是如何如何了得；本门单是条齐眉短棍便可打遍江南无敌手，等等。胡芦古也总粘在那儿，吃饼，用刀切成一片一片。

中午，我照例没午睡，把馅饼一块块搬过来搬过去，摆着各种阵势，再用手蘸着点点金黄饼屑，滋润着唇、舌。惹得鸡公、鸡嬷馋馋地瞅。

忽然，像河里炸鱼一样，闹哄哄的人群跳着，叫着，压了过来，领头的就是五花大绑的胡芦古。他眼睛肿了一只，脚一瘸一拐，浑身是血泥。新提拔为基干民兵连长的烂嘴四六咬牙切齿，不时用硬梆梆的枪管戳着他光溜的脊梁。

爸爸、妈妈气急败坏地把已哭得瘫软的四姐从人群怪异的目光中架回屋里。原来，四姐在广播站朗读烂嘴四六的得意之作《人小心红是学生》时，胡芦古鬼使神差地跟了进去。“他怎么弄，你说，你说！”爸爸暴跳如雷，脸盆、肥皂、剃头的工具甩得咣咣作响，中秋饼已成了烂泥。

妈妈满脸土灰：“叫你要避，要闪，要小心，这里不如厦